

编辑 邱海泉 校对 刘桂珍 电话 67655592 Email: zrbzbf@163.com

文苑

雨中静思

苏连顺

昨夜，冒雨到湖畔，立于草坡上，聆听雨声。发现棵棵垂柳，都在雨雾中显现柔媚浅黄，我管这叫乳鸭黄。脚下的草也是黄的。犹如垂柳的黄，略微含着些许浅浅淡淡隐隐约约的绿意。几乎没有风，但仔细观之，细细长长的柳枝却轻得不能再轻柔得不能再柔地拂动曳曳，缠缠绵绵，袅袅婷婷。稀稀拉拉大大小小的鸟儿，有时在林行间飞翔而过，那或大或小的翅膀肯定给淋湿了，但还是轻轻地叫着雨中翻飞。如同我一样，浑身湿了，也还心甘情愿地在这早春的密雨中逍遥，寻趣。眼前的湖，泛着也是如柳如草般黄中潜藏着浅绿的波痕，微微涣涣。荡漾着禅境玄机。生机无需吵嚷，活力尽显宁静。这也正是“润物细无声”的春雨特色魅力。不肯回来，还是回来。帽子，后背，尽是雨水了。脱掉，侧卧沙发，隔窗能看到密集的雨丝，敞开的窗缝，传来淅淅沥沥的扣人心弦的清响。门前秃秃的海棠树的枝杈上，也落了几只大大小小的鸟儿，一会儿飞走了几只，一会儿又飞来几只。它们好奇地俯瞰着我，我也好奇地仰视着它们。一边品茶，一边不由得联想起那年游览西湖天赐的撩人雨意，和家乡田野上久久诗画般酥酥润润的雨景，不知不觉痴痴地微醺微醉了。春雨，柳丝，湖波，常生发剪不断的缱绻情思。

文化杂谈

别开生面的国文试卷

王道清

陈寅恪教授是我国的国学大师，现代著名的史学家。他在1932年主持的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卷上，加了一道对联题，出联是：孙行者。许多考生的应对让人啼笑皆非，有对“猪八戒”的，有对“唐三藏”的，甚至有人一气之下对了个“王八蛋”。一位名叫刘子钦的考生对的“胡适之”，得了满分。胡适之即胡适，当时大名鼎鼎的文化名人。此对中，“胡”对“孙”为谐音借对，暗指猖獗。还有一个对“王引之”的，也得了高分。王引之，清代乾嘉年间的著名学者，高邮人，与其父王念孙世称“高邮王氏父子”。但陈寅恪的标准答案是“祖冲之”。这副对联是：孙行者；祖冲之。“祖”对“孙”，姓氏对姓氏，又是辈分上的名字对；“冲”对“行”，动词对动词；“之”对“者”，文言虚词相对。真乃天造地设，无懈可击。有好事者，为此吟出两句诗来，曰：天生一个孙行者；地生一个祖冲之。

新书架

《印沙安拉》

刘文莉

奥里亚娜·法拉奇(1929—2006)，意大利女记者，作家。1950年任《晚邮报》驻外记者，1967年开始任《欧洲人》周刊地记者，采访过越南战争、印巴战争、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。1980年8月来中国采访邓小平。两次获圣·文森特新闻奖，一次获班卡瑞拉畅销书作者奖。出版过数本小说，代表作《男人》《风云人物采访记》《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》《好莱坞的七宗罪》等。被誉为“世界女记者”和“文化奇迹”。本书是法拉奇最成熟的一部作品。《印沙安拉》是阿拉伯语“如蒙天佑”的意思。小说以20世纪80年代的黎巴嫩战争为背景，描述了针对驻贝鲁特美国、法国、意大利维和部队的袭击事件，描述了众多人物的生、死、爱、恨，有力地刻画了生活在战争的恐慌和暴力冲突中的人们。这是法拉奇的呕心沥血之作，她不顾生命危险先后数次亲临战火中的贝鲁特，用整整六年的时间完成了小说的创作，并将整部作品重写了三次。本书着重描写的并不是残酷的战争场面，而是人类精神内在的个体与人的生存状态。描写的是处于战争中的个体的切身感受，以及战争中个体极端的人性与人性的反差。法拉奇通过战争，通过战争中人的所思所行解释了人类命运的归属，揭示了人类存在的谜题。

随笔

金银花

余继聪

金银花，是云南楚雄乡野山间很多、很常见、很普通的一种野花，花很好看，名字也很好听。正因为她有一个美丽好听又富大贵的名字，所以我很喜欢这种大量生长于楚雄山野里、并不罕见的金银花。最近这些年，楚雄城里人家，也越来越喜欢金银花，于是纷纷从山野里采挖几茎，栽种在庭院花园里，春末夏初，乡间收割小麦蚕豆、栽稻秧、种苞谷的时节，金银花就纷纷盛开了。来来往往的路人，也就看得见金银花开，闻得见金银花的幽香，很独特的香，清苦清苦的香。我很喜欢闻金银花的苦香味道，喜欢泡金银花茶当茶喝。城里人家，要栽种金银花，必须有庭院花园，那就得单家独院，住平房、瓦房或者别墅，都得有自家的院子花园，住楼房平层的人家没法栽种金银花。而我经济能力有限，也不当官，住不起别墅，也没有平房小院，就无法栽种金银花。金银花藤蔓纤长，根茎也很深长，无法栽种在花盆里。我很遗憾，金银花曾经陪伴我走过乡间生活的二十多年，我熟悉她，喜欢她，如同熟悉和喜欢童年青梅竹马的那个小女孩小琴，如同熟悉和喜欢童年时经常一起到溪涧边玩耍，到山野里采摘金银花、山茶花的乡野人家小姑娘小琴。我怀念那些生活于乡间、总有金银花牵牵绊绊的乡间童年少年青年时光。总有无数的金银花，叶子白绿、嫩绿、翠绿，花朵金黄金黄、银黄银黄的金银花，在我童年、少年、青年的记忆里发芽、抽藤、开花，绽开美丽，吐露幽香，牵牵绕绕、牵牵绊绊，总有纯洁素雅高洁美丽浪漫芳香的金银花，摇曳在我的乡间记忆、童年记忆中，摇曳在春夏季的山野里，盛开在我乡间记忆、童年记忆中春夏季的山野田埂上。每年春末夏初，金银花盛开，特别是小满节前后，开得最盛。乡间小姑娘和老奶奶，就沿着山路上，采摘金银花，拿回家来，用大筛子大簸箕，像晒粮食一样，像晒菜花野菜一样，一大筛子、一大簸箕地晾晒着，晒干以后，收藏起来，慢慢当新鲜花茶泡水喝。也只有楚雄人，喝得起这样奢侈的野生金银花茶。城里人怀念乡野，内心烦闷闷热，也喜欢喝金银花茶。乡村老奶奶们、小姑娘们，就采摘金银花，像卖蔬菜一样，一箩箩放在乡街公路边卖。花一二十元钱，就可以从她们手里买到一食品袋或半袋金银花。我经过乡野村寨公路山路，遇到金银花，总喜欢采摘一把，遇到卖金银花的老人孩子，也总喜欢从她们手里买一袋半袋。儿时生活于楚雄乡间，常常可见金银花，可闻金银花的幽幽清香。到山野牧羊，走过生长荆棘、攀附着金银花的田埂山坡，总喜欢采摘金银花。

有朋友家住别墅，却喜欢栽种乡野的野花，她喜欢金银花的名字，更喜欢金银花苦香苦香的独特味道，就叫我采挖几茎金银花给她栽种。此时正是盛夏，金银花开得正盛，正美丽，我就回到老家乡野里，采挖金银花。我老家山路边这儿一蓬、那儿一茎，长满金银花，藤蔓攀攀在山坡山崖和其他植物上，花苞细长，金黄银黄，美丽得很。由于味道清苦，金银花不受蜂蝶喜爱垂青，所以它不是靠种子，而是靠根茎离开发芽。它的须根很多，只要一截金银花根茎，就可以发撺成一一大蓬甚至满山坡满田埂的金银花。我找了一把大板锄，捎在摩托车上，就到了山野路边，沿路采挖金银花，不多一会儿，就采挖到几十蓬大大小小的金银花，大都盛开着一串串娇嫩嫩水灵灵的金银花。一茎茎金银花捎在摩托车后边，一路引来无数爱花人的关注和好奇。到了她家，我顺着她家小院的栅栏内外，帮她家栽种了一圈的金银花。我常常遥想着，来年芒种夏至节前后，她们家小别墅的四周、栅栏内外，定然会开满金灿灿、银黄黄的美丽金银花，我很高兴，她也很高兴。真的很喜欢这种名字就有美丽颜色、就有富贵味道的吉祥如意的美丽野花——金银花，也喜欢同我一样喜欢金银花的高人韵士。



过去与未来之间(摄影)

郭巍然

小说

钥匙丢了

茨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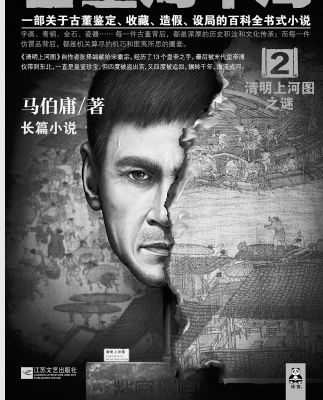
周日下午。支好自行车，我冲看车老太太说“回来交钱”，便随熙攘的人流拥进商场。然而，出来时翻遍全身上下，那串钥匙——车上的、门上的，没了！“找不到车钥匙了吧？”猛抬头，看车老太太眯眯眼站在面前，看我身上地下乱翻乱瞅。“劳驾您再帮我看会儿，我可能刚才买东西把钥匙忘柜台上了，去找找。”我说。“好。你去吧。”老太太古怪地笑着冲我摆摆手，不过我倒没多想什么，匆匆回到刚买东西的柜台边，上上下下看看，小心翼翼问冷眼望我的售货员：“您见到串钥匙没啊？我……”“没有！”商场总服务台。我说：“……能不能广播一下，这串钥匙……”登记。喇叭里播出“寻物启事”后半个小时，仍没见举着一串钥匙的男或女走到总台冲焦急的我说：“嗨，老先生，这串钥匙是你的吧？”我失望，满脑袋尽是自己沮丧着脸别门撬柜子的镜头。不过，当我踉跄地走到自行车前时，看车老太太笑迎我走来关切地问：“没找到吧？”“嗯。”“你钥匙啥样？”“是一串。有车上的，还有……”我委屈，絮絮叨叨对她讲那串钥匙有门上的有柜子上的有办公室的，甚至还告诉她丢了那串钥匙无疑要捣毁许多锁。老太太同情地望着我，不时关切地嗯一声，即便有人推车走时，她也快步上前收钱，然后又折到我身边，听我絮叨。那情景，事后常让我想起祥林嫂对人家讲阿毛的故事，招人同情、叹息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反正我失望得几乎要掂砖砸车锁时，老太太忽从兜里摸出串钥匙，在我眼前晃晃，问我：“这不是你的啊？”“是！是啊！”我惊喜，伸手去抓，老太太的手却缩了回去，“实说告诉你呀，是我发现你的车没锁帮你锁上的。我们这儿有规定，凡是没锁的车都要交治安室处理的……如果这样，你今天不骑不成车，人家说不定还罚你哩！十块，二十块，心疼不？”“太谢谢您了大娘！太谢谢您了！”我真不知该怎么谢她才好了，不住嘴说：“别介！咱把钥匙按五毛算吧，一、二……七把钥匙，五七三块五，嗯，四舍五入一下，你给我五块得了！”“中！”我忙不迭说。当时，我想都没想那算什么是什么逻辑，只是想只要能找到钥匙，几块钱算什么？开了锁，我跨上车，仍忍不住回头冲老太太致谢。而当我正准备离去时，她却倏又叫住我，再次叮嘱：“以后可要注意呀老先生，今儿算我心软，要是让治安员把你的车推走了，最轻也得‘扎’你一二十块呢！”“是啊！”我说。当晚，我失眠了，脑海里不时浮现存车老太太慈祥的面容。老太太真好呀，真的！若不是她，真不知我要撬坏多少把锁呢。想着想着，我下意识地从我兜里掏出那串钥匙攥在手里，这才甜甜地睡去。



书法 赵丙钧

连载

古董局中局



她是五脉黄字门黄克武的孙女，查佛头案的时候帮了我不少忙，现在是我……呃，我俩的关系挺难描述，不算情侣，但又比普通朋友亲密一些。这女人呐，有点傲娇，我去过好几次，她爱笑，我像后辈，她就给点甜头，搞得现在我也晕头转向了。烟烟忽然开口问道：“听说你去刘老爷子那儿了？”我心里想这五脉真不愧是同气连枝，什么事都瞒不住，便把我跟刘一鸣的谈话说了一遍。黄烟烟听完以后，沉思片刻：“虽然刘老爷子这个人心理机很重，不过这次他说得很有道理。”我颇觉诧异：“你也觉得我不该轻举妄动？”要知道，黄烟烟的爷爷黄克武一直在跟刘一鸣斗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华蓝古研究会发展，就是一部黄红刘两门斗争的历史。她平时和刘家斗得挺欢，难得有句好话。烟烟说：“刘老爷子没骗你，最近学会确实一直在酝酿改制的事儿，家里人正在加紧活动，四处造势。”“怎么改？”“刘老爷子是想把整个京城的资源整合到一起，联合收藏界、古玩店、大学、博物馆、文物局和相关科研机构，来稳定整个古玩市场。”“好家伙。”我啧啧赞叹。这可真是不小的手笔。“这件事要做成了，会是业界的

一次大洗牌。其他几门的人，也都忙这件事。这次改制虽然只是整合首都资源，但对全国都有重大影响。所以我过几天得出趟去南京，那边有几位古董界的老前辈，跟我爷爷有旧，家里派我去争取一下支持。“去多久？”“怎么也得半个月才回来。”烟烟说完，伸出手摸摸我的脸，“我知道你心里着急，但你一个人去调查，我在放心不下。老朝奉的危言，你也是知道的。稍不留神，就会吃大亏——别忘了药不然啊。”听到烟烟这么一说，我嘴角一阵抽搐。药不然这个名字，可实在是刻骨铭心。我本来当是最好的朋友，想不到他却是老朝奉麾下一个卧底，险些就把我们害死了。这次我死抓住老朝奉的线索不放，一半是因为许家的恩怨，另外一半就是因为药不然的背叛。接下来的几天时间，我老老实实待在四海斋里，哪儿都没去，就打了几个电话。到了烟烟要出差去南京那天，我把她送到火车站。烟烟说又不是生离死别，送到检票口就行了。我说那怎么显出诚意呢，执意买了张站台票，一直把她送进车厢里，帮她把旅行包搁到行李架上，这才下车。我站在原地，目送着列车缓缓出站。等到它消失在远方，我假意朝着地下通道走了几步，刻意紧跟着一个背着大帆布口袋的旅客。列车员伸手找我，我晃了晃手里的站台票，又指了指前头的乘客，一句话没说，就混进车厢里去了。进去以后，我轻车熟路地躲到洗手池旁待着。等到送站的人人都下，火车一开动，我主动找到列车员，说补一张卧铺。列车员问我到哪儿，我看了眼窗外，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去郑州。”大眼贼给我的那个老朝奉的地址，就是在郑州。我是这么打算的：在郑州查不动，一有所得，立刻收手，等到学会腾出空来，再继续追查不迟。过了十来个小时，列车员把我叫醒送到了站。我揉了揉眼睛，往外一看，看到窗外的月台上立着一面硕大的站牌，白底黑字，写着“郑州”二字。